

談龍集

周作人著



周作人著

談
龍
集

一九二八年三月再版發行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版發行

◆談龍集◆

實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周作人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序

近幾年來所寫的小文字，已經輯集的有自己的園地等三冊一百二十篇，又藝術與生活裏二十篇，但此外散亂著的還有好些，今年暑假中發心來整理他一下，預備再編一本小冊子出來。等到收集好了之後一看，雖然都是些零星小品，篇數總有一百五六十，覺得不能收在一冊裏頭了，只得決心叫他們『分家』，將其中略略關涉文藝的四十四篇挑出，另編一集，叫作談龍集，其餘的一百十幾篇留下，還是稱作談虎集。

書名爲什麼叫作談虎與談龍，這有什麼意思呢？這個理由是很簡

單的。我們（嚴格地說應云我）喜談文藝，實際上也只是亂談一陣，有時候對於文藝本身還不曾明瞭，正如我們著龍經，畫水墨龍，若問龍是怎樣的一種東西大家都沒有看見過，據說從前有一位葉公，很喜歡龍，弄得一屋子裏盡是雕龍畫龍，等得真龍下降，他反嚇得面如土色，至今留下做人家的話柄。我恐怕自己也就是這樣地可笑。但是這一點我是明白的，我所談的壓根兒就是假龍，不過姑妄談之，並不想請他來下雨，或是得一塊的龍涎香。有人想知道真龍的請去找象龍氏去，我這裡是找不到什麼東西的。我就只會講空話，現在又講到虛無飄渺的龍，那麼其空話之空自然更可想而知了。

談虎集裏所收的是關於一切人事的評論，我本不是什麼御史或監察委員，既無官守，亦無言責，何必來此多嘴，自取煩惱，我只是喜歡講話，與喜歡亂談文藝相同，對於許多不相干的事情，隨便批評或

註釋幾句，結果便是這一大堆的稿子。古人云，談虎色變，遇見過老虎的人聽到談虎固然害怕，就是沒有遇見過談到老虎也難免心驚，因為老虎實在是可怕的东西，原是不可輕易談得的。我這些小文，大抵有點得罪人得罪社會，覺得好像是踏了老虎尾巴，私心不免惴惴，大有色變之慮，這是我所以集名談虎之由來，此外別無深意。這一類的文字總數大約在二百篇以上，但是有一部分經我刪去了，小半是過了時的，大半是涉及個人的議論；我也曾想掣來另編一集，可以表表在『文壇』上的一點戰功，但隨即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我的紳士氣（我原是一個中庸主義者）到底還是頗深，覺得這樣做未免太自輕賤，所以決意模仿孔仲尼筆削的故事，而曾經廣告過的真談虎集於是也成為有目無書了。

談龍談虎兩集的封面畫都是借用古日本畫家光琳（Kōrin）的，在

光琳百圖中恰好有兩張條幅，畫著一龍一虎，便拏來應用，省得託人另畫。——真談虎集的圖案本來早已想好，就借用後甲寅的那個木鐸裏黃毛大蟲，現在計畫雖已中止，這個巧妙的移用法總覺得很想的不錯，廢棄了也未免稍可惜，只好在這裡附記一下。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周作人，於北京苦雨齋。

目錄

序	五
文藝批評雜話	一
地方與文藝	一一
三個文學家的紀念	一七
詩人席烈的百年忌	二七
森鷗外博士	三七
有島武郎	四五
自己的園地舊序	四九
竹林的故事序	五五

鬚髮爪序	．．．．．	五九
揚鞭集序	．．．．．	六五
海外民歌譯序	．．．．．	七一
潮州輦歌集序	．．．．．	七七
江陰船歌序	．．．．．	八一
漢譯古事記神代卷引言	．．．．．	八五
希臘神話引言（譯文）	．．．．．	九五
初夜權序言（譯文）	．．．．．	一〇九
猥褻的歌謠	．．．．．	一一五
關於市本	．．．．．	一二九
談目連戲	．．．．．	一三七
香園	．．．．．	一四三

○ 違礙字樣	一五一
○ 上海氣	一五七
○ 答芸深先生	一六一
○ 文學談	一六五
○ 希臘的小詩	一六九
○ 希臘的小詩二	一七九
日本的諷刺詩	一九九
憶的裝訂	二〇九
爲慳比斯訟冤	二一三
關於夜神	二一七
談談詩經	二二五
關於希臘人之哀歌	二二九

象牙與羊脚骨	．．．．．	二三三
讀性的崇拜	．．．．．	二三七
擺倫句	．．．．．	二四三
舊約與戀愛詩	．．．．．	二四七
個性的文學	．．．．．	二五一
安得森的十之九	．．．．．	二五五
愛的成年	．．．．．	二六五
一部英國文選	．．．．．	二七一
巡禮行記	．．．．．	二七七
呂坤的演小兒語	．．．．．	二八五
讀童謠大觀	．．．．．	二九一
讀各省童謠集	．．．．．	三〇一

文藝批評雜話

一

中國現代之缺乏文藝批評，是一件無可諱言的事實。在日報月刊上儘管有許多批評似的文字，但是據我看來，都不能算是理想的文藝批評。我以為真的文藝批評，本身便應是一篇文藝，寫出著者對於某一作品的印象與鑒賞，決不是偏於理智的論斷。現在的批評的缺點大抵就在這一點上。

其一，批評的人以為批評這一個字就是吹求，至少也是含著負的意思，所以文章裏必要說些非難輕蔑的話，仿佛是不如此便不成其為

批評似的。這些非難文所憑藉的無論是舊道德或新文化，但是看錯了批評的性質，當然不足取了。

其二，批評的人以為批評是下法律的判決，正如司法官一般；這個判決一下，作品的運命便註定了。在從前主義派別支配文藝界的時代，這樣的事確是有過，如約翰孫別林斯奇等便是這一流的賢吏。但在現代這種辦法已不通行，這些賢吏的少見那更不必說了。

這兩種批評的缺點，在於相信世間有一種超絕的客觀的真理，足為萬世之準則，而他們自己恰正了解遵守著這個真理，因此被賦裁判的權威，為他們的批評的根據，這不但是講『文以載道』或主張文學須為勞農而作者容易如此，固守一種學院的理論的批評家也都免不了這個弊病。我們常聽見人拿了科學常識來反駁文藝上的鬼神等字樣，或者用數學方程來表示文章的結構：這些辦法或者都是不錯的，但用

在文藝批評上總是太科學的了。科學的分析的文學原理，於我們想理解文學的人誠然也是必要，但決不是一切。因為研究要分析，鑒賞却須綜合的。文學原理，有如技術家的工具，孟子說，『大匠與人以規矩，不能與人巧，』我們可以應用學理看出文藝作品的方圓，至於其巧也就不能用規矩去測定他了。科學式的批評，因為固信永久不變的準則，容易流入偏執如上文所說，便是最好的成績，也是屬於學問範圍內的文藝研究，如文學理論考證史傳等，與文藝性質的文藝批評不同。陶淵明詩裏有兩句道，『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所謂文藝批評便是奇文共欣賞，是趣味的綜合的事，疑義相與析，正是理智的分析的工作之一部分。

真的文藝批評應該是一篇文藝作品，裏邊所表現的與其說是對象的真相，無寧說是自己的反應。法國的法蘭西在他的批評集序上說，

『據我的意思，批評是一種小說，同哲學與歷史一樣，給那些有高明而好奇的心的人們去看的；一切小說，正當的說來，無一非自敘傳。好的批評家便是一個記述他的心靈在傑作間之冒險的人。』

『客觀的批評，同客觀的藝術一樣的並不存在。那些自騙自的相信不會把他們自己的人格混到著作裏去的人們，正是被那最謬誤的幻見所欺的受害者，事實是：我們決不能脫去我們自己。這是我們的最大不幸之一。倘若我們能够一剎那間用了蒼蠅的多面的眼睛去觀察天地，或者用了猩猩的簡陋的頭腦去思索自然，那麼，我們當然可以做到了。但是這是絕對的不可能的。我們不能像古希臘的鐵勒西亞斯生爲男人而有做過女人的記憶。我們被關閉在自己的人格裏，正如在永久的監獄裏一般。我們最好，在我看來，是從容的承認了這可怕的境况，而且自白我們只是說著自己，每當我們不能再守沈默的時候。』

『老實地，批評家應該對人們說，諸位，我現在將要說我自己，關於沙士比亞，關於拉辛，或巴斯加耳或歌德了。至少這個機會總是儘够好了。』

這一節話我覺得說的極好，凡是作文藝批評的人都應該注意的。我們在批評文裏很誠實的表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正與在詩文上一樣，即使我們不能把他造成美妙的文藝作品，總之應當自覺不是在那里下判決或指摘缺點。

二

我們憑了人間共通的情感，可以了解一切的藝術作品，但是因了後天養成的不同的趣味，就此生出差別，以至愛憎之見來。我們應當承認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不過同時也應知道這只是我們自己主觀的迎

拒，不能影響到作品的客觀的本質上去，因為他的絕對的真價我們是不能估定的。許多司法派的批評家硬想依了條文下一個確定的判決，便錯在相信有永久不易的條文可以作評定文藝好壞的標準，却不知那些條文實在只是一時一地的趣味的項目，經過多數的附和，於是成爲權威罷了。這種趣味當初儘有絕大的價值，但一經固定，便如化石的美人只有冷而沈重的美，或者不如說只有冷與沈重迫壓一切強使屈服而已。現在大家都知道稱賞英國濟慈 (Keats) 的詩了，然而他在生前爲『批評家』所痛罵。至於有人說他是被罵死的，這或是過甚之詞，但也足以想見攻擊的猛烈了。我們看著現代的情形，想到濟慈被罵死的事件，覺得頗有不可思議的地方：爲什麼現在的任何人都能賞識濟慈的詩，那時的堂堂勃拉克烏特雜誌 (Blackwood's Magazine) 的記者却會如此淺陋，不特不能賞識而且還要痛罵呢，難道那時文藝批評家的見識